

自从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华夏文摘》问世以来，各地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这类刊物已达二十几家（注）。在网络技术日益普及以及中国留学生遍布各国的今天，这些期刊的出现为促进当地和全球中国留学生之间快速而广泛的信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留比通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的一个产物。它是由比利时老鲁汶（荷语鲁汶）大学一些学生发起，会同比利时各大学学生学者志愿者联合编辑的电脑期刊，目前暂定每三个月出版一期。

《留比通讯》的办刊宗旨是：

1. 提供与留学比利时有关的信息，促进在比中国学生学者之间的交流；
2. 开辟一块文化娱乐的园地；
3. 建立一个自由讨论的论坛。

《留比通讯》面向比利时各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但它的读者并不限于这一特定的群体。

《留比通讯》欢迎投稿，欢迎更多的志愿者参加编辑发行工作。

• 本刊编辑部 •

（注）：有关全球中文电脑期刊的介绍可参看《华夏文摘》中陆丙甫的《百花齐放的环球电网中文杂志》一文（cm9501d3，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总第 200 期），《枫华园》中刘顺国的《中文电子刊物简介》一文（一九九五年 fhy1995tk02 期），也可访问 <http://ag.arizona.edu/~heng/chinese/chinese.html> 上的中文“杂志”（Online magazines）专页。

~~~~~

#### 【留比信息】

比利时各大学中国学生学者简介（一）

=====

老鲁汶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

• 王 智 •

老鲁汶大学（荷语鲁汶大学）自八〇年以后开始接受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八十年代，中国学生来此，主要靠政府公派。九〇年以后，自费生（包括接受各类奖学金者）人数则大幅度增长。一九九五至九六学年，在老鲁汶大学正式注册的中国学生学者总数达一百六十多人（未计家属和在老鲁汶其它大中专学校注册的学生）。每年的中秋节前后，大家选举产生老鲁汶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本届（1995-96）联谊会的主要成员是：

王智（电话：016-231381，电子信箱：zhi.wang@agr.kuleuven.ac.be）

申小海（电话：016-321823，电子信箱：xiaohai.shen@esat.kuleuven.ac.be）

赵超（电话：016-321534，电子信箱：chao.zhao%fys@mtm.kuleuven.ac.be）

盛立（女，电话：016-345837）。

联谊会除了与驻比使馆教育处共同组织春节和中秋晚会之外，还尽最大努力组织丰富多采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以及针对中国学生学者需要的生活服务项目。目前，主要的服务项目有：机场接送、新生联网（老鲁汶大学中国学生学者 E-mail 网）、使馆登记、巴士远游（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曾组织参观荷兰花节）、节日舞会、统购大米和远程电话卡等。老鲁汶还有一个中国学生学者羽毛球俱乐部。联谊会与该俱乐部已成功组织过两届全比利时中国学生学者羽毛球联赛（老鲁汶队已两次夺冠）。

值此《留比通讯》首期发行之机，老鲁汶的中国学生学者向全体留比学人问好。愿我们从此能够通过这份刊物的沟通，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共度留学比利时的美好时光。

.....

新鲁汶大学及其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 张桂花 •

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新鲁汶大学（法语鲁汶大学），她的正式名称是“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她位于比利时南部的布拉班特省境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425 年，迄今已有五百多年，是欧洲最大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大约从 60 年代末开始，由于佛兰芒文化和瓦隆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及争论，大学的法语部分被迫离开它原先所在的佛兰芒地区的鲁汶市，来到了鲁汶市西南二十五公里处的奥地尼小镇旁边，开始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城，也就是现在的新鲁汶大学。

新鲁汶之所以说它“新”，是因为它完全是在一片荒原之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城市，从时间上讲也只有二十多年。新鲁汶首先是一所新的大学，其次又是一座新的城市。浏览新鲁汶，我们找不到类似欧洲其他城市的古老建筑风格，也没有一般城市的嘈杂和浓厚的商业气氛。整个大学环境优美静谧，现代建筑艺术和原野风光相互交融。这里的梦幻湖更是比利时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新鲁汶大学现代的教学设施和交通通讯为各国学生在这里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应运而生的第三产业如餐饮、金融、书店和其他各类商店构成了她自己独特的运作体系。

年轻的新鲁汶在不断创新和完美的过程中，继承了鲁汶天主教大学国际性和综合性的传统。目前，新鲁汶拥有 13 个学院，40 多个系，二万多名学生，其中有 4462 名外国学生，来自世界各地。1995-1996 年，在新鲁汶注册的中国学生达 80 名。许多同学经过艰苦努力和拼搏已经完成学业并已找到了工作，主要前往美国、加拿大、香港、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国各地。

远离祖国父老乡亲，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来自生活和心理的压力是少不了的。为了加强交流，尽快适应新环境下的学习和工作，新鲁汶的中国同学组织起了自己的团体：新鲁汶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她因大家的共同参与而存在，并为大家的共同愿望而服务。目前学联会主要组织了排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等体育活动，以及电影晚会、节日聚餐会、初春盛夏的野外烧烤、到周边国家的旅游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喜爱的集体活动。此外学联会还参与了本届新鲁汶大学外国留学生活动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e des Etudiants Etranges）的竞选活动，并获得成功，为中国同学争取了活动场所和应有的权益。

我们感谢《留比通讯》这个电子刊物为广大的中国学生学者更广泛的联系提供了一块场地。我们热诚希望与其他中国学生学者加强联系和交流，分享在国外生活和学习的感受和经验。

（输入：杨生俊）

.....

中国留学生在让布鲁农学院

• 王绍金 •

让布鲁（Gembloux）农学院位于比利时首都 Brussels（45 公里）和 Namur（20 公里）之间，同属瓦隆区和法语共同体。该校成立于 1860 年，在农业研究的许多领域如动植物生产、分子生物学及环境管理等方面

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目前在校教职职工约 500 名，学生约有 1000 名，来自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我们中国留学生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的中国学生比较少，一般都是短期进修或访问学者，现有 5 位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属，算是鼎盛期，我们分别来自国内的浙江农业大学、青岛农科所和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在此分别从事植物环境、水产环境和动植物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分别在 J. Deltour, J. Jaquemin 和 R. Kettmann 教授的指导下，在各自的实验室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并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

由于人数少，在我们内部之间接触交流较多，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对外处处以中国人为荣，以维护中国之形象为己任，经常向同事和各国学生介绍当今中国经济和农业现状，特别是通过传授乒乓球、烹调技术增进了与各国学生间的友谊和了解，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留学生在让布鲁的影响。

.....

### 列日大学留学生情况

-----

• 杨孚衡 •

列日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数目不大，现在只有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今年新到的五位留学生。但和它的博士生总数比较起来，应该说是不少的。在这里，中国留学生基本上都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在列日大学最主要的几个实验室中，都可见到中国留学生。其中留学生最集中的实验室为理学院化学系的高分子教育与研究中心，工学院土木系的材料与结构实验室及船舶与运输实验室。除此之外，断裂与塑性力学、航空动力学、热力学、桥梁、电力系统、电力传输，还有如医学、生物、动物、地质、考古以及物理等专业都有中国留学生。

列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大都由校方或者名义上由校方提供奖学金，只有极少几个是由中国政府或由工作合同提供经济资助的。近五年来在列日大学学习过的或毕业的留学生中，有四人去美国，二人去加拿大，各有一人去法国，英国及香港。另有九人回国工作，其中包括四名短期进修学者及一名短期博士后学者；其余的都在比利时，或工作，或继续学习。

今年列日大学王建伟已经博士答辩，田东、赵国华、马施民、王景平和杨孚衡将在今年底以前博士答辩。

.....

### 中国学生学者在蒙斯

-----

• 帅志刚 •

蒙斯 (Mons) 是爱诺省的首府。作为瓦隆区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这儿有三所大学，即“蒙斯理工学院” (Faculte Polytechnique de Mons, FPMs)，“蒙斯天主教大学” (Facultes Universitaires Catholiques de Mons, FUCAM)，“蒙斯大学” (Universite de Mons-Hainaut)，另外还有些小型的高等学府，如“音乐学院”，“建筑学院”等。

蒙斯理工学院的专业设置以工程为主，约有 20 名大陆学生分布在计算机、材料工程、光电子技术、化学工程、冶金、机械、矿山，和建筑等专业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或从事项目研究。由于早期留学生的努力，蒙斯理工学院与中南工业大学结成友好学校，因此在蒙斯来自湖南的同学最多。

蒙斯天主教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设有经济学和政治学两大专业。前前后后约有 6 个中国学生就读，现大都已毕业并就职于在亚洲的欧洲公司。

蒙斯大学是国立综合性大学，设有经济学院（历史悠久的瓦洛基学院）、理学院、医学院以及教育心理学院，并附属国际翻译学院（本科）。由于大多数实验室都缺少课题经费，所以历来很少有中国学生在蒙斯大学攻读学位。国际翻译学院与教育心理学院联合设置了硕士课程，每年约有二、三名中国学生就读包括翻译在内的课程。

在蒙斯的中国学生爱好旅游。每年夏天，许多人自愿结伙，驱车游览欧洲各地，也有去美国旅游的。每年荷兰柯根霍夫的花节，都会有结伴的蒙斯中国学生。巴黎更是许多人光顾之地，从蒙斯开车只需两小时便可到达。许多同学乐意与当地人交朋友，既向比利时人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又增加了对当地风俗习惯的了解。

蒙斯最热闹的时候是六月初的“都都节”（Doudou），当地华侨称之为舞龙节。传说中圣乔治（蒙斯城的保护神）与龙搏斗而拯救了全城。节日期间（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二晚上），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六个国家的军乐队在全城各处演奏进行曲，到处都是啤酒的香味，当然也有随地而撒的小便的臭气。星期天中午，宗教游行一结束，便是斗龙表演。观众们为了抢到一束龙须（马尾穿成），使出全身力气，场面很激烈。最后一天有焰火表演和军乐大赛，宣告节日结束。若您来到蒙斯，几乎所有人都会不厌其烦地向您讲述“都都节”的故事。

（输入：倪既勤）

---

### 驻比大使与留学生座谈 =====

为庆祝“五四青年节”，驻比使馆教育处于五月四日上午召集各留学生联谊会负责人及部分留学生代表共五十余人，与驻比使馆、驻欧共同体使团丁原洪大使举行座谈，就国内外形势和留学生当前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座谈会结束后，丁大使与同学们还参加了教育处为此举办的冷餐会，一起亲切交谈。

摘自《欧洲时报》 1996 年 5 月 15 日

---

### 材料科技研讨会将举行 =====

• 刘尔嘉 •

“首届中国旅比学人材料科学技术交流研讨会”定于九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在驻比使馆教育处（Av. Hansen Soulie 77, 1040 Bruxelles）举行，会上将成立“中国旅比学人材料科学技术学会”。这次研讨会的重点是：国际上材料学科各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向的综述；比利时材料学科科研和教育的管理体制及运作机制；比利时材料学科的实验室介绍及其留比学人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讨会目前正在征集论文，截止期为九六年八月三十日。

---

“列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

• 杨孚衡 •

由 Serge CESCOTTO 教授倡议的“列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 1995 年底正式成立。该中心拥有一名 Charge de Cours 及一名助理兼秘书，并从 1996 年下半年开始开设“中文” (La langue chinoise), “中国社会” (La societe chinoise) 和“中国文化”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三门课程。今年上半年，该中心组织了八个预备性讲座 (见附表)。头三次讲座到会者十分踊跃，每次人数过百，其中第三次人数达一百五十人之多，大大超过主办者预料，使得会场人满为患。从第四次起不得不更换了教室。今后该中心将不定期举办讲座，有兴趣者可和该中心主任联系：

Prof. Serge CESCOTTO  
Quai Banning, 6 (Batiment C2)  
4000 Liege  
Tel. 041-669246 Fax. 041-530978

附表：预备性讲座目录

- (1). 《中国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 (3月5日) Danielle ELISSEEFF, 巴黎社会学高等研究学校研究员;
- (2). 《皇朝在中国的作用及功能》 (3月12日) Françoise LAUWAERT, ULB 讲师;
- (3). 《中国思想入门》 (3月20日) Andreas THELE, 列日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Charge de cours;
- (4). 《中国人忘记了他们的过去吗?》 (4月4日) Brigitte BAPTANDIER, 巴黎第十大学 CNRS, 比较社会学及人种学实验室;
- (5). 《孔夫子与孔夫子主义》 (4月23日) HAN Shuzhan,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 (6). 《宗教在中国的重新兴起》 (5月13日) Isabelle ANG, 法兰西学院, 高等中国研究所;
- (7). 《中国画简介》 (5月21日) Jean-Marie SIMONET, 布鲁塞尔历史及艺术皇家博物馆;
- (8). 《中国：为商业而开放》 (5月29日) Wilfried VAN HONACKER, 巴黎行政管理欧洲学院教授。

---

五名中国同学获 (96-97) 荷语鲁汶大学博士奖学金

=====

• 本 刊 •

荷语鲁汶大学最近决定将 96-97 学年博士奖学金 (Doctorandusbeurzen) 授予 25 名博士生。中国同学曾有 7 名提出申请，其中 5 名获得批准，占批准总数的 20 %。这项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博士生完成最后阶段的研究工作。奖学金期限一般为一年，最多只能延长一年。奖学金包括每月 31000 比朗 (未婚的获奖人) 或 41000 比朗 (已婚的获奖人) 的生活费，外加医疗保险费及当年在荷语鲁汶大学的博士注册费。

荷语鲁汶大学博士奖学金每年颁发一次。95-96 学年共有 20 人获奖，其中中国同学 6 名。94-95 学年共有 24 人获奖，其中中国同学 10 名。申请这项奖学金须由博士导师出面向荷语鲁汶大学“研究协调办公室” (Research Co-ordination Office, Naamsestraat 22, 3000 Leuven) 提出，申请的博士生须提供博士研究计划及个人简历。

---

《华商一代》创刊

=====

• 张 明 •

《华商一代》免费双月刊中文杂志定于 1996 年 5 月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创刊。该刊的宗旨是加强祖国与比利时乃至全欧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刊物主要栏目包括经济要闻及评述，国内外投资信息，祖国风景博览，比利时新闻，以及留学生专栏等等。《华商一代》是在比利时华商会支持下创办的，编辑部地址为：Van Arteveldstraat 8, B-2060 Antwerpen。

---

台湾同学编印中文刊物《鲁汶新情》

=====

• 本 刊 •

本刊（《留比通讯》）问世以前，在比利时的台湾同学已经于几年前创办了中文刊物——《鲁汶新情》。截止一九九六年三月，《鲁汶新情》已发行了 23 期。该刊物主要面向台湾同学，刊登杂感、游记等等文章，中英文共载，以印刷、邮寄发行。该刊物的联系地址：JENG Yeu-Dyi, Schapenstraat 17-8, B-3000 Leuven, Belgium。

---

瓦隆区短讯

=====

• 杨孚衡 •

(1). 原上海主教金鲁贤将于六月初访问列日，并将于六月七日晚八点在列日主教府作一场报告：基督徒与中国。地点：Grand Seminaire, 40 Rue des Premontrés, Liege。有兴趣者可和 Abbi Francois DABIN 先生联系，Tel. 041-463231。

(2). 马文革将效力 Charleroi 的 Villette 乒乓球俱乐部。该俱乐部为今年欧洲俱乐部赛冠军。

---

第二届留比中国学生学者羽毛球邀请赛举行

=====

• 赵 超 •

第二届留比中国学生学者羽毛球邀请赛于五月十二日在老鲁汶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列日、新鲁汶和蒙斯的五支客队和东道主老鲁汶队的五十多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另有四十多名观众和啦啦队到场助兴。整个比赛紧张热烈。

比赛共分团体和男双、混双、男单等项目，其中团体比赛最引人注目。老鲁汶队在比赛中显示了较强实力，轻取团体冠军。新鲁汶队异军突起，获得团体亚军。布鲁塞尔队与列日队苦战四局，久持不下，最后握手言和。

单项比赛中，以男双争夺最为激烈，共有十二对选手参赛。最后决赛在老鲁汶两对选手之间进行。吴光一、田春生和王智一、刘学诚分获男双冠、亚军。混双冠、亚军被郝建斌—陈华（老鲁汶）和秦阳—方昭俐（布鲁塞尔）夺走。

此次比赛的组织工作由老鲁汶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和羽毛球俱乐部承担。比赛得到了中国驻比使馆教育处的大力支持。教育处的领导观看了整个比赛，并主持了发奖仪式。



## 【时空纵横】

巴黎之行

====

· 小 张 ·

久仰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了。

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就曾经幻想过有一天能来到巴黎，站在赛纳河边，聆听河水和风琴奏出的浪漫的田园之声；站在卢浮宫前尽情享受她充满历史和文化的氛围。这是诗歌一样的梦想了。

来到欧洲，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巴黎。终于有一天，我和妻子有了十几天的假期，我们做了一次难忘的巴黎之行。

坐 Euro-Bus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只要四个多小时。从清晨出发，中午时分我们已经置身于这片期待已久的土地上了。巴黎是一座历史城市，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其它城市象她一样经过如此漫长而繁复的变迁。从公元初凯撒大帝带领罗马人到来后，巴黎开始了近两千年的兴衰史。无数的王朝以此为都，因此巴黎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城建和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在经历了灾难和辉煌的几度交替之后，充满活力的巴黎一直保持着它在文化和人文方面的地位。今天的巴黎，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发展着。

来到巴黎，首先要买一张地铁票。巴黎地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相当发达，几乎遍及全城各个角落。每天依赖地铁生活工作的人有数百万，可以说是巴黎的“大动脉”。如果您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若干条主要干线在城市地下的各个层次中织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网。巴黎的绝大多数景点都沿地铁线分布，相当方便。只要坐上地铁，就几乎可以到达任何您想去的地方。一张地铁周票只花大约四十五法郎，七天之内，不限时次，还可以坐 Bus。我们的计划是在巴黎花一周的时间，买一张地铁周票，又合适又合算。

在巴黎旅游，最激动的是见到埃菲尔铁塔的一瞬间。钻出地铁站，抬眼过去，便是这座巨塔在阳光下巍峨的身姿。对于它的历史，也许大多数人了解得够多了。可对我们来说，越是了解的东西越是渴望有一天能够亲眼目睹。一旦置身于它的左右，在鲜花和喷泉的广场上与它一同被圈入相机的取景框中，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种兴奋，与其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仰，倒不如说是人生中一个追求的实现。

花上五十法郎，我们登上了三百二十二米高的塔顶。站在这巴黎最高点，仿佛是站在历史的最高点上。满城灯火灿烂，宛延的赛纳河穿城而过，让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游客更对这座城市产生了谜一样的痴恋。在以后的数日内，无论是当我们置身于梦幻般结构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里，还是站立于香谢里舍大道尽头巍峨的凯旋门下，这种痴恋都不是在削弱，而是在不断地加深。

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荣誉军人院、圣彼得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巴士底等等。在这里逐一叙述它们的特点显然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要想了解巴黎每一个景点，没有博学的法国史、欧洲史、乃至世界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我们数天内流连忘返于一个又一个的名胜古迹，尽力探询她们的特



征，但我们发现很难用简短的语言来形容这座城市。说巴黎是座古城，La Defense 新区的摩天大楼明明被标榜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说它是现代之都，先贤祠和荣军院前的古炮，圣奥诺雷大街 21 号的莫里哀故居，又让人疑心这座城市的每一座建筑，每一块砖瓦，都有一段美丽的历史故事。

这是巴黎吗？

这正是巴黎。历史、文化、文明、进步，在岁月的长河里已经互相渗透得有血有肉。我真羡慕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在我们这个行星上，能和巴黎一样拥有如此多骄傲的城市又能有几个呢？

我们在巴黎的旅行，短暂而又充满了意味。这是一座让我们神往的城市。真希望有一天能重游巴黎。

---

### 鲁汶大学简史

=====

• 王 智 •

比利时鲁汶大学始建于 1425 年，是现存的世界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鲁汶大学的建校还得归功于曾居住在省府鲁汶市的布拉贝特省公爵约汉四世（Jhon IV, Duke of Brabant）和他的两位顾问——恩格尔伯特（Engelbert van Nassau）与艾德蒙德（Edmund van Dwynter）。他们最早极力倡议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布鲁塞尔市成立大学。但据说布市出于对女孩儿们贞节的考虑，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从此与大学城便没了缘分。鲁汶市政府却于这时和鲁汶市中心圣·比特大教堂的牧师会（Chapter of St. Peter）以及省公爵达成了市厅-教会-省府三方协议。成立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的构想与计划很快以公爵的名义送达天主教圣地-罗马（教权中心），得到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的恩准。一四二五年十二月九日，鲁汶大学成立，设立艺术（包括哲学与自然科学）、神学、民法和医学四个学院。第一任校长为巍连（Willem Neefs），第一拨教授共有十五名。

四百七十多年来，鲁汶大学历经四期沧桑变迁。第一期称为老校时期（Old University, 1425—1797）。那时的校长必须是牧师，而且只能由教会任命，任期三个月。后改为由教授委员会推荐，任期半年至一年。校长权极一时，曾拥有司法权，并设立了校监狱。一七九七年法国吞并比利时，鲁汶大学被迫停办。

鲁汶大学的第二期历史称为十八年国立大学时期（State University, 1817—1835）。一八一七年荷兰取代法国在比利时的地位后，鲁汶大学得以复课，并成为荷国南部一所国立大学。一八三〇年比利时革命获得成功独立后，鲁汶大学与根特大学，列日大学并列成为受政府资助的三所国立大学。但是到了一八三四年，比利时的主教们大兴复辟活动，想恢复鲁汶大学老校传统，于是集资建起一所马林斯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at Malines），政府因此决定抛弃国立鲁汶大学。这一次又是在鲁汶市政厅的合作与配合下，马林斯天主教大学顺利迁回鲁汶，立即改名为天主教鲁汶大学，旧时的建筑物也完璧归赵。

鲁汶大学从此进入第三期——天主教大学时期（The Catholic University, 1834 - 1968）。这一时期包括马林斯天主教大学仅一年的历史。

一九六八年，由于校内说荷兰语的佛兰芒族（Flemish）与说法语的瓦隆族（Walloon）师生难以同处共语（鲁汶大学自古使用法语，但本世纪以来荷语比例不断加大），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鲁汶大学被迫做出了分校的决定，原鲁汶大学被分为两个完全自治的学府。一个是现在依然位于布鲁塞尔东三十公里的鲁汶市的荷语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中国人一般称之为“老鲁汶”大学。另一个是位于鲁汶市西南二十五公里奥地尼（Ottignies）附近新鲁汶（Louvain-la-Neuve）的法语鲁汶大学（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中国人一般称之为“新鲁汶”大学。两府校长自 1971 年来由校内学院董事会推

荐，上报全比利时天主教会的“组织部”审查批准，任期限。欧洲大势，历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鲁汶大学的第四期——分校时期（Bi-University, 1968 - ?）何时终结，无人知晓。

鲁汶大学的教授人数一直不多，建校时只有十五人，三个半世纪后的一九〇六年才增加到一百三十人。老校时期教授们的工资并不比工匠们高多少，所以，他们业余时间也设法在外授课和兼职，谋点额外收入。国立时期的工资丰厚，可惜只有十八年。天主教时期又不景气，全靠天主教会和各界的恩赐。鲁汶大学曾经因为钱少而雇佣过半职教授和助教等其他人员。当今鲁汶大学的教授及工作人员享受许多政府免税政策，表明薪水仍然不是很高。不过，老鲁汶大学近代增员很快，一九九四年教师总数发展到三千人（其中教授八百），教政工合计一万二千。

鲁汶大学的学生在老校初期仅有几百人，后期约三千人。国立时期又降至几百人。天主教时期变化在一千至五千之间。一九六八年分校前达到二万三千。外国学生人数在老校时期占总学生人数的 6%，国立时期该比例不断下降，天主教时期一度增加到 16%。目前在老鲁汶大学注册的学生约二万六千人，分布在十四个学院四十二个系。老鲁汶大学的外国学生目前约两千人（来自九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占学生总人数的 7.7%。新鲁汶大学目前注册的学生也有二万多名，分布在十三个学院四十多个系，其中有外国学生近四千五百名，占学生总人数的约 20%。



### 【生活之页】

#### 童稚趣事

====

• 既 勤 •

由于在国内时就家庭长期两地分居，我儿子长到七岁时才与我在比利时真正团聚。儿子前来“陪读”，也带来了一些日常生活中又好气又好笑的趣事。现录下二三，以博一笑。

.....

#### “活学活用”

-----

那年夏天，我每天带我儿子到同一楼层里的公共浴室去洗澡。有一位同胞邻居在那里放有一台洗衣机。某天，忽见洗衣机上贴了一张中文纸条，上书：“私人用品，不可乱动”。那时，我儿子还认不得几个中文字，便问我那些黑色毛笔大字的意思。我解释完后，就带他钻进淋浴室，和往常一样，为他擦身，冲水。可奇怪的是，那天他很不配合，微弯着腰，用双手紧紧地捂着两腿中间的小宝贝，不肯让我擦洗。我问他为何这样，他一脸诡秘，一字一顿地说：“这是私人用品，不可乱动，不可乱看。”

.....

#### “请君入瓮”

-----

和好多做父母亲的一样，我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从小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一天，在转弯抹角地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后，我要求他：自己能做的事要自己做。当时他并不了解为此要付出的力气，便欣然答应。可是不久就发现这并非易事。于是对我的要求不以为然起来。久而久之，不满之意日长，简直以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只因迫于无正当理由推托自己应尽能尽的职责，才默默地“忍受”着。一日，我架着桌子踏着椅子够到天

花板下修理电灯，当一手扶着灯座，一手掐着螺栓时才发现螺丝刀还在地上。于是便呼唤蹲在地上玩耍的儿子为我递一下。一看到我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态，他可乐了，不但不给我递工具，反而一边慢慢幽幽地站起身“欣赏”着，一边幸灾乐祸地笑着说：“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自己会做的事情要自己做么！”

.....

“反守为攻”

-----

儿子生性调皮，颇不驯顺。无奈之下，我决定调整“内部政策”，少给“胡萝卜”，多施“大棒”，并以“棒头下出孝子”之类的古训作心理后盾。一日，儿子搅得我真动了肝火，便当机立断，冲着他举起了手掌。儿子一看山色不对，赶紧一面用手护着屁股侧身躲藏，一面大叫：“别打别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待我稍一迟疑，他突然抓住时机，嘻皮笑脸地扔出一句：“爸爸，爸爸，你何必伤了父子之情呢！”说得我高扬的手掌再也无力挥下。

---

警句摘译

=====

· 杨 宏 ·

我十四岁的时候，爸爸非常无知，以至我对身边有这个老头而感到难以忍受。但我快二十一岁时，却对他在那七年中学了那么多东西而感到惊讶不已。

— Mark Twain

情人之间从不感到厌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他们自己。

— Franois, Duc de la Rochfoucauld

我们的前半生被父辈们毁坏，后半生又丧失于子女手中。

— Clarence Darrow

一般的博士论文只不过是將尸骨从一片墓地移到另一片墓地。

— J. Frank Dobie

~~~~~

【文学园地】

〔散文〕

记忆中的朋友们

=====

· 杨燕绥 ·

最近我收到一位朋友来自中国的信。她告诉我，在不能自拔的痛苦中，才发现生命是最脆弱的东西。我十分理解她。就在去年（1995年）十月间，当她正在办理赴比利时签证，准备与新婚丈夫团聚之时，一个噩耗改变了一切。她的丈夫刘爱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与同是来自北京的朋友马力（男，2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李敏（女，26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被一场大火，在根特的宿舍里，无辜地夺去了生命。泪水再次涌出我的眼眶，使我又回到了教授、同学和祖国亲人追悼他们的日子里……。

——*——*——

亲爱的马力、李敏、刘爱民：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你们受惊了。时间和距离给我们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在那一瞬间我们没能伸手去拉你们一把……。现在你们不用再挣扎，再哭泣。你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同学们、教授们和祖国的亲人们都来到了你们的身旁，你们回家了。

几年前，你们刚刚在祖国母校的书山中摘取了硕果，便再次踏入了欧洲的学海，学海书山苦作舟。你们年纪轻轻，父母妻儿身边的娇欢，娱乐享受的诱惑，怎么与你们无缘。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人生目标竖在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处。悲欢离合，辛勤的汗水只有你们自己默默地承受。

亲爱的马力，你就这样匆匆离去，亲人和师长们无不失声痛哭，大家需要你。你作为第一位在比利时注册的中国籍律师，在中比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你已留下了足迹。吴仪部长在近日的一次讲话中急切地强调，中欧贸易发展过程中急需人才。有多少事等待着你！

亲爱的李敏，在学海生涯中你已硕果累累。你曾是家乡人的骄傲。当你已优异的成绩，流畅的语言通过鲁汶大学法律硕士学位答辩时，多少人从你身上看到中国人的智慧和希望。在这坚实的基础上，你刚刚步入社会，一颗茁壮的种子就这样地被毁灭，谁能不为此惋惜！

亲爱的刘爱民，从小失去父母的你，是在祖国的哺育下进入大学，你以超出旁人数倍的勤奋在学海中拼搏。假日里，同学们都回到父母和朋友的身边，你却在做工。当你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成为一名硕士生时，谁能知道过去的路你是怎样走过来的。此时，你刚刚用血和汗换来了美好的今天，正准备与新婚妻子携手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你怎能在这个时刻与亲人们告别！

仅仅20天的分别，你们年轻可爱的音容笑貌，你们豁达开朗的性格，你们热情和善良的为人，你们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唤醒着你们的每一位亲人和朋友。你们匆匆忙忙的身影留在了祖国，留在了欧洲大陆，你们为了什么？说你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勇攀科学高峰的勇士，是促进中比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是体现人间真善美的天使，这都不够。你们是父母和祖国的好儿女，教授的好学生，我们的好兄妹。这份亲情永远地、深深地刻入每个人的心田。在你们回家的这个时刻，每个人都在想，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那就是，你们所希望的，象你们那样学习和工作，帮助你们照顾年迈的父母，把美好的东西留给全世界的人民。

——*——*——

追悼会以后，比利时的教授们和中国留学生们纷纷对我说，我说了他们想说的话。其实不然，三颗星，他们闪烁时的光彩，他们毁灭时的遗憾，留在每个朋友心中的话都是说不尽的。

（输入：申小海）

· 小 张 ·

我这个人对着什么的倒不十分在意，但是对于头发，则分外讲究。记得是有一回去理发，剪头的女孩子夸了一通我的发质如何好后，就不安分起来。两到三个星期便上一趟理发店，头发的式样长时间地保持稳定。每天早晨除了刮胡子，也必然花一定的时间小心伺候我的头发。

按我的说法，男人“噱头”，都“噱”在这个头上了。

早就知道国外理发挺贵的，所以出来以前很好地整修过一次，希望能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但不曾想，喝水，吃吃饭，我的头发长得比谁都快，不久便几乎是长发披肩了。去理个发，少则几百朗，而且看着从理发店出来的“小比”，一人一个蘑菇头，后面的头发有那么一圈齐齐地绕到脑门中间，象特地标出来的“赤道”，顿时害怕起来了。况且这几百朗对于咱们穷学生来说，也高消费了一点。既然断不敢跨进这阎罗殿似的理发厅，那也得想个其它办法解决这个日益成为问题的问题啊。

有几个胆大的哥儿们挺身而出，志愿为我“割草平地”。但看看他们自己的造型，便大可估计到一旦落入这帮人手中，我有多悲惨的下场。一日喜闻鲁汶有一位精于理发的贺大哥，据说有“鲁汶第一把刀”的美称，便以为有了救。此时正是五六月间，花繁叶茂，我的头也到了非理不可的地步了。四下打听后，得了贺大哥的出没规律，有一日便找到了他。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正是考试季节，“第一把刀”此时正架在贺大哥自己的脖子上呢。

这考试乃是此间所有留学，“混学”之人的头等大事，自然比我的三寸“人毛”重要许多倍，我当然不好死乞白咧地赖下不走，只好慌忙告退。掐指一算，待贺大哥考毕，尚有月余。看来是等不到了，便也死了这份心。

走投无路之下，剪刀握在了我老婆的手里。

我一身短打扮，光着上身，着一条裤衩，双腿骑式坐于一张木椅子上，面前半公尺悬一面小园镜。然后对她宣布：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其实之前我也动过让老婆剃头的念头。但她实在丝毫没有此类经验，便是在国内杀鸡退毛的勾当，也是我一手揽下的。推而广之，可见她是断不会懂得如何处理“人毛”的。据此便对她的手艺实在放心不下。但鲁汶地方小，来读书的便有“第几把刀”称号的，也早已让考试煎熬得不成了样子。乍一看确也是“蜀中无人”。好歹家有贤妻，这块自留地不让她处理，又能让给谁呢？

方圆几十里地，大凡有家口的中国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是如此。女人头发长，好歹遮掩了许多。也有死了心不剪头的，青丝长舞。因为这帮女人都是又打工又读书，飞机来回好几趟，欧洲游遍了不说，更有到过亚非拉的，断不怕有人敢骂她们见识短。惨的是男人，一个一个都捂着顶“大皮帽”。就是遭了老婆的“毒手”，头上轻松几日的，心情上也都要沉重好一阵子，一个一个溜墙跟走道，说话都得细声细气的。人人都跟农奴盼解放似的，盼望赵章光先生再发明一种“毛发不生精”，省得时不时求老婆给几剪刀才能出门。

话说回来，现如今，唯一可以既省钱又让讨厌的头发短下去的，也只有老婆手中的这把剪刀了。

老婆的剪刀左几下右几下，在我的头上游动着。一会儿让我头抬高点儿，一会儿让我脖子伸长点儿。我的浑身上下全是头发。巴掌大的小园镜除了能照见一个眼睛或半个耳朵之外，再也不可能让我看见些别的了。估计也是没救了，干脆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无数鲁汶阶级弟兄的形象。心想，凑合吧，这也算是深入群众，同流合污的一种体现。于是摆出一股英勇无畏的样子。其实早已是两腿发麻，快不省人事了。

老婆的剪刀没有停下来过，从前到后，上上下下，走了大概有几遍。终于她一个“气贯长虹”，说了一句：“去洗洗吧！”于是这个“史前人类”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连抖落身上的头发的愿望都没有，钻进了卫生间。

谁都没有想到，老婆理的头居然很好！除了我从卫生间出来后颇感满意之外，第二天还有同事问我是在哪个理发厅理的。让我很得意了一阵子。

很多日子过去了，我老婆理发的手艺越来越高。我对于理发也好像找回了从前的感觉。所不同的是理完之后不用伸手去掏钱包，而是左顾右盼之后，给一个“好！”，她的这番辛苦便有了回报。久而久之，两个人在实践中，居然也总结出的一套适合自己头型的方法，有了一些体会。有空的时候，即便不是到了非理不可的地步，也会一时兴起修整修整头发。

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理发有了默契，再后来成了一件生活中快乐的事情。

如今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摆弄自己的“噱头”了，结了婚的男人如果再玩那个，老婆第一刀剪在头发上，第二刀恐怕就要剪在耳朵上了。但是我们仍然很注意发式的整洁。在国外生活，当然不能给人一种中国人衣冠不整的感觉。很多单身的朋友，或因为打工、学习太忙的朋友，都在无可奈何的借口里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也丢掉了自己生活该有的风采。其实把喝咖啡的时间或闲聊的时间稍稍节省一点下来的话，几个朋友互相学习，切磋技术，不仅能自力更生解决这一生活中的烦恼，没准儿还能琢磨出乐趣来呢。

再退一万步说，生活中的很多事不都是这样！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快乐就多起来了么！

新春电告父母

=====

• 毕国瑛 •

那年的大年夜是二月十四日，正逢比利时过情人节。我们本来计划把中国朋友一道请来过一个异国他乡的大年夜，但打工仔们个个被老板告知——“二月十四日来加班哇！情人节！”看着老板千辛万苦的额头，想到可以拿那个晚上挣来的工资“财大气粗”地给家里挂个电话，我们个个都应诺了。

打工在晚上，因为时差，我们得下午就给家里挂电话，就是说，钱还没有挣来，就得先预付出去，想想很刺激。在比利时打国际长途实在很贵，那些在比待了十年八年的博士生早就计算出在比利时打国际长途比在美国贵六倍。所以这里的留学生个个练就了一副真本领——往家里挂电话绝对干脆利落，谁都不舍得含含糊糊哼哼哈哈。可这一次一个国际学生俱乐部得知二月十四日是中国的大年夜，就决定那一天为中国学生优惠打半价电话。好消息不胫而走，想到晚上还能挣到工资，我们全都豁出去了一一走，给家里打个像模像样的哼哼哈哈的电话！

那是个下雪的下午。当我们赶到俱乐部时，那里三三两两已经有不少中国学生等着了。原来人人心里都打着如意算盘：下午三时，中国正好是晚上十时，家里已经吃好了年夜饭，全家欢欢喜喜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这时打回去的电话，会给家人带去多少喜悦哦。我们乖乖在长椅上坐下排队。打电话的人被安排在里面的小屋里，尽管这样，那声音还是会透过墙壁飘出来的。我刚坐下，快乐的声音就从里面飘出来了：

“妈，我是阿莲哪！新年好！”一个女孩嫩嫩尖尖的声音。“我是阿敏！新年好！”男孩厚厚浑浑地抢过一句。“妈，你说说阿敏呀！他答应我复活节去伦敦的，可是现在变啦，又要去他的宝贝巴黎！”我听那女孩的口音和口气就知道他们是台湾学生。浑浑厚厚的男孩抢过了话筒，好像说他还没有过足“罗浮宫”的瘾。

接着进去的是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他俩沉沉静静的。只听那女的一个劲儿地说：“囡囡，叫妈妈！再叫一声！”她忘情地提高了略带哭腔的声音说：“再叫一声好妈妈！”我眼里的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这一次轮到的是来自北京的二十岁不到的女孩叶，她曾是我语言俱乐部的同学。小叶一拨通电话就大叫起来：“爸爸妈妈，我想死你们了！”小叶不顾一切地哭出来了，其实在国外的留学生很多已经不会这样大胆地哭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干脆脆地擤干鼻涕清清喉咙说：“我真的很好，找到工作啦，工资很高。”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哭声，“告诉弟弟，让他好好读外语，再等一年，我一定帮他办出来！”新年电告父母，快乐的，忧愁的，忧愁的……那个下了大雪的下午，我在雪地上走了很久很久。

(输入：屠 康)

〔诗歌〕

小诗二首

====

• 既 勤 •

游荷兰海牙小人国

举目收全城，
俯身察巨轮。
万物何以小？
恍然“地球村”。

• • • • •

观荷兰里斯 (Lisse) 花展

漫步花海中，
留足郁金香。
看似俏无双，
实因花势众！

本期责任编辑：	老鲁汶大学	倪既勤	{ jiqin.ni@agr.kuleuven.ac.be }
读者技术咨询：	IMEC	高 腾	{ teng.gao@imec.be }
网络发行：	老鲁汶大学	宫可印	{ keyin.gong@chem.kuleuven.ac.be }
	新鲁汶大学	杨生俊	{ syang@prcd.ucl.ac.be }
本刊主编：	老鲁汶大学	倪既勤	{ jiqin.ni@agr.kuleuven.ac.be }

本刊备有 GB 版，HZ 版，BIG5 版，以及 PS 版。

订阅（或停订）请联系：keyin.gong@chem.kuleuven.ac.be

或：syang@prcd.ucl.ac.be

欲索取 PS 版者请访问：<http://pcqc5.quantchem.kuleuven.ac.be/~keyin/>

或: <http://130.104.159.10/lbt.html>
